

早年莫言的读书故事

管谟贤

我也曾经体验过读书的乐趣,那是我童年的时候。书很少,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。家长反对我读这些没用的“闲书”,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,我躲起来,不顾后果,用最快的速度阅读,匆匆忙忙,充满犯罪般的感觉,既紧张又刺激。

——莫言

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,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。任何一个作家,都是先当读者再成为作家。作家莫言在青少年时期酷爱读书,虽然条件艰苦,但他总能想方设法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。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,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。

乐读“闲书”

莫言只上了五年小学,就失学了。他从小就迷恋读书,那时的农村,既无电视,也少有收音机,连电影都很少看到。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村头上的大喇叭里播放歌曲、样板戏或春节期间看本村业余戏班子演的《三世仇》《姑嫂擒匪》等茂腔戏,生活很枯燥。说到这里,我觉得中国人真应该感谢周有光先生制定的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案,莫言上到小学二年级就学会了查字典,所以他很小就能查着《新华字典》读“闲书”。“闲书”,是农村人对小说的称呼。人们把看“闲书”当成不务正业,所以莫言开始看“闲书”时,家里大人是反对的,因他常常为了看“闲书”而耽误了割草放牛羊。后来,学校老师来家访时说,只要功课学好了,看看“闲书”也无妨,既可以多识字,还能明事理。此后,家里大人才不大反对他看“闲书”了。那时的学校,无论是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老师极少布置家庭作业,所以莫言有大量的时间看“闲书”。

莫言从小记性好,看书速度快,一遍看完,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。读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时,他才六七岁,看到书里的美丽少女区桃牺牲之处,禁不住流泪,小小年纪便怅然若失。有位老师借给他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书中保尔和冬妮亚的初恋同样让他着迷,读到二人分手时,他禁不住为之伤心流泪,一连几天,好像害了相思病。为了读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,他不去割草放羊,

钻在草垛里读书,身上被蚂蚁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。莫言的二哥也是个书迷,二人经常互相争抢,有时二哥借到好书在看,莫言就凑过去,一目十行地读。二哥不愿他在旁边看,就把书藏起来,但不管藏到哪他都能找到,找到后,自然不顾一切,恨不得把书一口吞到肚子里。

为了找书看,莫言曾帮别人推磨换书来读。他把周围人家、老师同学的书都借来看了。我放在家里的《林海雪原》《吕梁英雄传》《鲁迅作品选》自不待说,连我留在家里的初高中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课本也被他读了。我们上初中那阵,语文课是分为《文学》和《汉语》的,那套《文学》课本编得很好,有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《牛郎与织女》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等,到了高中则按文学史顺序从《诗经》一直学到《红楼梦》。时至今日,莫言和我都认为那套语文教材是编得最好的。莫言读《聊斋》也是从我的语文课本里的《席方平》《促织》开始的。实在没书可读了,他连家里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也看。报纸看完,莫言就翻《新华字典》,试图把它背下来,把一本《新华字典》翻得稀烂。

据我了解,莫言少年时期不但把古典小说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封神榜》都看了,还把当时流行的所谓的“红色经典”差不多都读了一遍。除上面说的之外,诸如《红旗谱》《烈火金刚》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红旗插上大门岛》《海岛女民兵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山乡巨变》《踏平东海万里浪》等也都看了。

“用耳朵阅读”

莫言失学以后,曾经跟我们的老爷爷学过中医,背读过《药性赋》《溯湖脉诀》等中医专著,也读过《唐诗三百首》,为学习古典文学打下了一点底子。值得一提的是,莫言在很多文章里提到过“用耳朵阅读”的问题。所谓“用耳朵阅读”,是指听书听故事。我的大爷爷、爷爷都极善于讲故事,冬天的草鞋窰子都是人们谈古论今讲故事的地方。另外,集市上说书人说的山东快书《武老二》《杨家将》、岳飞故事以及茂腔戏里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等故事,都令莫言着迷上瘾。那时农村难得放一次电影,县里的电影队下来巡回放映,莫言和其他农村青少年一样,追着电影队跑,一部电影看好几遍,照样津津有味。难能可贵的是,莫

言看了小说,听了故事,看了电影,都会回家给母亲奶奶她们复述,讲给她们听。复述故事,就是一种语感训练,是一种再创作。莫言从小练就了向别人转述故事、编讲故事的本领。“读书破万卷,开口如有神”,读书为莫言今后的写作打下了语言功底和基础。

当然,莫言此时的读书,只是处在无意识的阶段,碰到什么读什么,一点功利的目的都没有。所以,他读的书几乎全是文学作品,而且大都是长篇。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:“我也曾经体验过读书的乐趣,那是我童年的时候。书很少,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。家长反对我读这些没用的‘闲书’,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,我躲起来,不顾后果,用最快的速度阅读,匆匆忙忙,充满犯罪般的感觉,既紧张又刺激。”

为前程苦读

莫言入伍后,开始了他有目的、有意识的读书阶段。一开始他在黄县当兵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,部队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。领导看莫言勤奋好学,口才不错,要他给战士们讲课辅导。讲语文、政治还好说,讲数学,对莫言而言确实难。俗话说,教学生一滴水,自己要有一桶水。莫言起点低,哪来那水平。所以这个时期,莫言除了站岗出公差外,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,有意识地读了很多书,当然

也包括数学。

也是在此时,莫言开始尝试文学创作,自然又有目的地读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。那时,可看的书多了起来,一些老作家被平了反,他们的作品就像重放的鲜花,令莫言爱不释手。

1978年1月15日,领导通知他,上边给了一个考大学的名额,部队推荐了他。莫言一听既高兴又担心:高兴的是考上大学就可以学到技术,就可以留在部队,改变自己的人生;担心的是自己文化水平低,怕考不上。单位领导很照顾莫言,每天只让他站三小时岗,其他时间都可用来学习。莫言在单位技师的辅导下,苦读了五个多月数理化。到了6月份,他的高考名额被取消了,理由是莫言年龄过大(23岁)。这半年来莫言“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,自学完中学数理课程,学完了初中化学大部。”这一番学习,看似与写作无关,但我认为,这一番苦读,对提高他的文化素养还是大有帮助的——扩大了他的知识面,提高了他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水平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)

(责任编辑:杨宁)

近了也就远了

王维审

那些年,住在距城里30多里地的小镇。

每个周末,我都会带着儿子到城里一趟。没有公交,破旧的城乡客运中巴拥挤且慢。空气污浊,汗臭味、劣质烟草味,时不时地灌到胸腔里。一路下来,不仅累,而且恶心。但是,因为城里有广场,有书城,有肯德基,有喜欢的东西,所以每次都会咬牙坚持。我喜欢书,儿子喜欢汉堡。所以,每周一次的进城,成了我们爷俩生活的一部分。总是惦记着,周末的时候再去城里。

后来,小镇通了公交,但还是那么拥挤;再后来,自己买了车,进城变

得简单了许多。

前些年,我家搬到了城里。新家离广场不过五六分钟的路程,到书城顶多十分钟,都是步行就可以去的。但是,从那时起,我广场却去的少了,书城也去的少了。因为,这些都不再是自己心里千方百计牵挂着一个事了。

现在,我换了新单位。每天从家到单位,都会路过书城。可是,来来往往多少次,没有记住路边的热闹,更没有留意过曾经无限牵挂的书城。书城,像是路边的那家手机店、商场、西餐厅……熟视,却再没有走进。

今天,就要错过书城的时候,想起来去看看这个快要忘了的地方。在二楼,寻找卖教育书籍的区域。书架依然,却排满了文学书。忙问工作人员,原来教育类书籍早已经搬到了四楼。站在四楼中央,环视陌生的四周,竟然记不起自己最后一次来书城的时间。忽的,有种怪怪的想法:很多时候,一些东西,近了,也就远了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体局)

(责任编辑:杨宁)